

# 在县城，重新发现中国文学的人间烟火

## ——中国作协“著名作家阿来抵达文学‘县’场”系列活动在修水启动

■ 文艺记者 康春华



阿来为读者签名。

青山环绕，修水长流。9月5日至8日，江西省九江市修水河畔的修水县迎来了一场特别的文学活动，中国作协“著名作家抵达文学‘县’场”系列活动在这里扬帆起航。

从金秋九月开始，中国作协将在全国多地持续开展“文学‘县’场”系列活动，旨在回应广大基层作家和读者的热切期盼，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为广大县城输送有针对性、可持续的优质文学资源，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同时发现县城之美，用文学的力量打开县城发展新机遇。

### 县城掀起“文学热”

“文学‘县’场的‘xiàn’，是现在的‘现’，也是‘县’城的‘县’。县是中国历史悠久的行政编制，县城是我国7亿城乡居民生活的家园，是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的窗口，也是具有烟火气、人情味，蕴藏无数故事、充满生命张力的素材富矿和灵感源泉。”在9月6日举行的启动仪式上，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邱华栋致辞表示，只有抵达“现场”，文学才能在时代中始终“在场”；只有把文学的关切与广大读者紧密相连，读者才不会将文学遗忘。文学“县”场系列活动将展示文学更生活化、趣味化的一面，发现并扶持扎根基层的写作力量，让文学的景别更聚焦、公共服务的颗粒度再细化，让县城容得下多彩的文学梦想，成为孕育新文学形态和新文学受众的“耕耘地”和“试验田”。

首场活动由中国作协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担任主嘉宾。在“文学照亮生活——中国作家文学公开课”环节，阿来以“苏东坡与黄庭坚：两位文化巨人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为主题，为600余名修水基层文学爱好者、师生和群众代表带来了一堂生动的文化课。阿来说，当我们今天回答“何以中国”这个问题时，首先要重视我们的文字和语言，以及这些文字语言所承载的永恒的价值、人文精神与审美追求。“中国”在哪里？“中国”就在这文化里。

在提问互动环节，来自各行各业的文学爱好者们不约而同向阿来提出同样的问题：在信息爆炸的快节奏时代，如何应对现代社会带来的焦虑？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与手机共处？基层教师应该如何开展文学教育？对此，阿来回应说，很多人都觉得社会变快了，“快”可能是“浮躁”的一种借口。文学的作用恰恰是在“快”的时候让我们“慢”下来，行动之前有所思考、酝酿和沉淀。他举例说，手机如同一座巨大的图书馆，“黄庭坚和苏东坡的诗词都在我手机里，每次打开手机我就读一段”。碎片化其实跟手机没太大关系，所谓“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正是如此。

人民需要文学，文学热爱人民。作家来到修水，在当地掀起一股“阿来热”和“文学热”。活动期间，

修水展开丰富多样的阅读推广、交流分享和读书会活动，并在人流密集的场合设立文学市集，吸引了广大读者踊跃参与。读者不仅能在市集上获赠文学杂志，还能参加有趣的竞猜活动，赢得精美的“文学周边”。电影院门口悬挂的巨幅作家照片，很快成为县城青年的“打卡点”，大家纷纷来此拍照打卡，去书店购买阿来的作品，在社交媒体分享阅读感受。一位教育工作者说，阅读阿来的《大地的语言》，仿佛收到一封从山川旷野寄来的教育情书。书中那些沉默不语的物种，无一不是人类的生命导师，它们告诉我们，“河流不分彼此，皆奔向大海；文学不论远近，终抵达人心”。

公开课上，一位读者拿着自己珍藏近30年的一本旧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的《尘埃落定》，请阿来签名。书页已经泛黄卷边，扉页上还是作者年轻时的照片。阿来为读者郑重题写了名字和祝福语。在剧院，在公共图书馆，在活动会场……文学爱好者们真诚热烈地欢迎作家的到来，大家纷纷请阿来签名，与他合影留念，渴望与他交流对生活和文学的感受。一位书店员工感叹：“最近身边的朋友都在谈论阿来，好几本好几本地买他的书，店里的存货都快空了。”

### 阅读经典，耐住寂寞，振奋精神

作家深入根植于县城的文学现场，不仅是深入基层的文学志愿服务行动，也是以文学的眼光重新激活当地历史文化资源的旅程。修水文脉昌盛，是北宋诗人黄庭坚和近代国学大师陈寅恪的故乡。面对此情此景，阿来说，田野中的稻谷正在灌浆，在美好的时节里，我们不仅为文学而来，更为此处深藏的人文历史而来，“如果说黄庭坚用文学艺术的方式教我们感受自然，那么陈寅恪的‘以诗证史’教给我们的就是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方法”。

在名家读者交流会现场，邱华栋、阿来与基层作家曾雅琳、修水诗人戴逢红围绕“行旅与守望”展开主题对话，交流人生感悟与文学历程，探讨文学如何书写历史和博物知识。“有一种草我不认识，有一朵花我没见过，我都想了解，不仅仅是想知道名字，而是想更深入地了解它们的植物学知识”“写作者要耐得住寂寞，不能有‘求打赏’的心态”“行旅会激活写作者的生活经验和阅读经验，历史也将会在作家的行走中复活”……活动现场，大家金句频出，迅速在当地社交媒体流传开来。

一些生活在县城的写作者说出了心中的困惑：自己热爱写作，但生活中这份爱好只能算“业余生活的业余”，怎么办？与会作家说，关于如何安顿自己的精神生活，每个人都会探索出自己的道路，找到自己的方式，但最重要的是持之以恒地阅读，阅读人类智慧的经典，从中汲取精神滋养。“不要怕‘写县城’，

写作可以围绕‘邮票大小的地方’展开，但里面可以灌注大量的细节经验，以及相关的历史人文知识，包括独特的审美感受。”

“必将掀起一场文学的风暴！”戴逢红激动地说，文学名家来到基层，深入县城的烟火人间，将会对本地的文学阅读和创作生态产生重要影响，有效激励广大修水作家用文学书写生活，用作品讴歌时代。

基层需要怎样的优质文学资源？这是“著名作家抵达文学‘县’场”系列活动的重要关注点。在“修水作家群研讨会：名家结对交流活动”上，阿来及来自全国的作家与修水本地作家展开座谈，围绕基层作家创作的题材探索、故事情节、语言表达等，提出针对性的写作建议。

“比如写民国时期的乡村，可以用细节刻画出‘乡村能人’的精气神，这是最吸引读者的传奇人物，也是最代表乡村精神的地方。”“人物的心理活动尤见功力，不要在细节之处破功，让人物立不住。”“散文写作要解决‘书斋化’的问题，进行充分的田野调查，取材要宽阔，思维要宽广。”大家谈到，在一座县城涌现出生命力如此旺盛的作家群，是很不容易的。未来可以进一步明晰“修水作家群”的整体面貌和风格特征，推动大家在创作题材和风格上有更大的突破。

### “活”在人民心间，“热”在群众身边

一系列文学活动既有“滴灌”的有效精准，也有“漫灌”的文化滋养，为县城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修水作家全秋生说，家乡山川连绵、文风淳朴，至今没有通高铁，在相对闭塞的生活中，文学是他释放激情与能量的唯一方式。“生活中我常常感到很无聊，但在创作世界里，我像将军一样排兵布阵，既艰辛又快乐。精神愉悦了，生活也有盼头了，总有一个目标在前面自己招手。如果笔下的文字能变成铅字，那是最大的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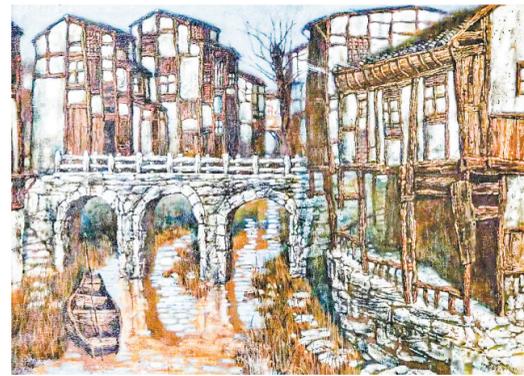
为文学，为热爱，九江周边县市的一些文学爱好者慕名赶来，生活在北京、上海、武汉、长沙等地的修水籍作家也特地赶回家乡，比如诗人杨罡、大枪和儿童文学作家谢倩霓等。大家表示，这样的活动就像一场及时雨，将会滋养修水文学的幼苗茁壮成长；也像一股南来之风，从视野到精神，为基层作家打开一扇重要的文学之窗。

“推动基层文学发展，关键在于打开新视野、植入新观念，与此同时传承文化传统，持续不断创新创造。”江西省作协主席江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广大基层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渴望听到对优秀文学作品和文化经典生动而权威的解读，渴望文学名家现身说法、为自己答疑解惑，渴望作家们带来对文学技巧的传授、对地方题材作品的创作建议等，以此激发创作热情，提升文学艺术水准，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修水作家徐春林谈到，县城作家的笔触应该如同土地一样宽广而深厚，期待此次活动能推动文学与县城文化的共融，让文学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的桥梁，成为县城居民精神生活的丰富源泉。

奋进时代广阔生活，文学大有可为。著名作家抵达文学“县”场，就是走“接地气”的路，搭“聚人气”的台，将优质文学课送到人民群众的家门口，让文学“活”在他们心间，“热”在他们身边。这对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原载：《文艺报》2025年9月8日1版)



包泽伟 油画《梦幻龙开河》(1992年)



胡有源 水粉写生《龙开河放排》(1979年)



罗建华 水粉写生《龙开河岸》(1977年)



孙九斌 油画写生《九江地区木材公司储木场》(1978年)

## 画说九江

### 画中的龙开河(三)

■ 孙海帆

“小小竹排江中游”，出身于音乐教师家庭的胡有源唱歌时画了一幅龙开河上“大片竹排河中走”的水粉写生，这就是《龙开河放排》。

“放排”是长江和龙开河上常见的景象，排工将粗壮的大木用铁钉并排连接在一起，还在上面搭建遮风避雨的水上小屋，带上简单的生活用品和食物，之后便“轻舟已过万重山”顺流而下，将木料运输到四面八方。通过胡有源的这幅水粉速写，可以了解到当年放排人的艰辛与风险，当然还有浪漫和悠闲。

人生如放排，随着时代的潮流滚滚向前。在匆匆赶路的时候，大家像排工一样轻车简行，把过往的一切放下。对画家来说，“过往”也包括不计其数的写生习作和手稿。于是，很多画家在功成名就的时候会发现，许多当年的得意之作都已经遗失在来时路上了。

在九江画家圈，孙九斌和胡有源都属于负重前行的人。在艺术道路上努力向前的同时，他们几乎完整地保留着自己从少年、青年到今天的写生稿和作品。在孙九斌的珍藏中，我们看到了三幅有关龙开河的水粉画写生，分别画于1976年、1978年和1981年。画中记录了九江地区木材公司的储木场、龙开河风光和岸边民居的模样。

《水色自然——孙九斌水彩画展》曾展出孙九斌50幅水彩精品，集中展示了孙九斌近年水彩创作的艺术探索成就。如果用他青年时期的写生作为注脚，观众能从他轻盈的水彩作品中洞见他艺术的源头，这就是生生不息的溢江水。

“你在溢江头，我在珠江口”。20世纪80年代，包泽伟离开九江到广东珠海。但同样的“水性”也贯穿在他的作品里。在一篇题为《当代著名油画家包泽伟》的文章中，作者这样评价道：“包泽伟自幼在长江边、鄱阳湖畔、庐山脚下长大，习惯了湖光山色的自然风光，田园牧歌的桃园景象，渔舟唱晚的水天一色，因此，他的一些风景画作品总是围绕着这些题材展开。”

的确，包泽伟的当代绘画有许多作品是围绕着九江展开的，他较为人熟知的作品中有《九江的回忆》《庐山的回忆》等系列，他创作于1992年的《梦幻龙开河》不太为人所知。2023年在香港举行的“春风万里书画展”中，已经消失的龙开河借助包泽伟的画作在国际画廊中再现。

虽然包泽伟称这幅作品为《梦幻龙开河》，但仔细端详作品，似乎以“记忆龙开河”为题更为准确。在记忆中，表象没有感知形象鲜明、具体、生动，也不完整和稳定，具有暗淡性、模糊性、可变性等特征，而这些特征都出现在《梦幻龙开河》中。这幅作品集合了龙开河上的民居、古桥、渡船和日夜不明的光影，画风具有西方印象派的特征，却传递了浓浓的东方韵味和九江风情，构图饱满充实凸显出浓浓的乡愁，这是包泽伟油画风格“变法”前夜的作品。凭借《梦幻龙开河》，他开启了新画风，这部作品也成为其艺术生涯的重要里程碑。(未完待续)

了解，宋代有记录的进士有63人。

柳浑以退为进，名声日显。永泰初年(765年)，经朝廷征召出山后，征拜监察御史，历官银青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封宜城伯。贞元三年(787年)三月加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达到人生巅峰。

柳浑忠贞正直，刚风劲节。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时，朱泚叛乱，柳浑藏匿于终南山。叛贼素闻其名，以宰相之位召他，并抓其子拷打，搜寻他的下落。柳浑穿着破衣步行到奉天(今陕西乾县)追随德宗皇帝。叛乱平定后，他上奏说：“臣的名字曾被逆贼玷污，且‘载’字从‘戈’，与偃武修文的宗旨不符。”于是改名“浑”。

柳浑高见卓识，正色直谏。浑瑊与吐蕃在平凉会盟时，德宗对大臣们说和戎息兵的好处。马燧祝贺道：“今日结盟，可保百年无外患。”柳浑跪奏：“五帝时代无誓诰，三王时代无盟约，盟誓之风皆兴于末世。今正值盛世，反以末世之举对待夷狄。夷狄人面兽心，用武力易制伏，靠信义难结交，臣深以为忧。”李晟接着说：“吐蕃多诈，确如柳浑所言。”德宗不悦：“柳浑是书生，不懂军事，大臣也这样吗？”众人叩头谢罪。半夜，邠阳节度使韩游瑰急奏吐蕃劫盟，唐军将全军覆没。德宗大惊，将奏章拿给柳浑看。次日早朝时说：“你一介儒生，竟能洞察万里之外的军情？”日后，德宗更加礼待他。

贞元五年(789年)二月，柳浑病逝，享年75岁，谥号“贞”，留有文集十卷。晚唐著名诗人顾况有《送柳宜城葬》诗：“鸣笳已逐春风咽，匹马犹依旧路嘶。遥望柳家门外树，恐闻黄鸟向人啼。”

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柳浑享誉颇高。不过让柳浑引以为傲的，还是把自己名字深深镌刻在九江武宁这座小山上。柳浑之后，周敦颐、苏轼、黄庭坚、谢枋得、白玉蟾等名人雅士，因慕柳浑之名都曾游览过柳山。尤其是南宋道教一代宗师白玉蟾，登临柳山，留下千古名篇《涌翠记》，称武宁为“江南山水窟，江西风月窟”。柳山成了儒、道、佛三教汇聚之处。兴盛之时，柳山建有“九寺十八观”。如今，山上依然留有贞公井、佛岩洞、龙岩洞、柳贞公祠等遗迹。

其实，一座山的真正高度，不仅在于他的海拔，更取决于它的人文积累。柳山就是如此。因为柳浑的隐居，九江西北方有了一座人文高峰，九江文化史上也催生出无数多彩篇章……

## G钩沉

# 柳浑：造就柳山的人文高度

■ 瘦梦 谢飞鹏

他不是九江人，却让九江一座小山挺起了人文高度。这个人叫柳浑，唐代诗人、名相。这座小山地处九江武宁县，因他隐居而得名柳山。

柳浑，字夷旷，又字惟深，本名载，河东(今山西西南部)人，后徙居襄州(今湖北襄阳)。他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天宝初年(742年)中进士。古人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柳浑考中进士不到30岁，算得上是年少得志。不仅如此，他当时还是“汝州进士，计偕百数，公为之冠”，颇具名望。柳浑刚入仕途时虽然仅任单父县尉，但很快便被江南西道官员连帅看中，调到永丰代掌永丰令。之后因表现出色，升任丰城县令，后授衢州司马，仕途可谓是一路顺风。

让人没想到的是，此时的柳浑却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辞官隐居。

柳浑为什么辞官隐居？一是他性格豁达，不喜拘束。据《柳浑传》记载，朝廷下诏拜他为监察御史，同僚用礼法规矩来约束他。虽然监察御史前程颇好，但柳浑却受不了那些规矩，宁愿到外地任职。二是他有避战乱之念。唐天宝十三年(754年)，正是“安史之乱”前夕。历经“开元盛世”后，唐朝的太平气象已不再。柳浑政治嗅觉敏锐，便隐居起来以应时变。

更为重要的原因，应该是柳浑在走“终南捷径”。河东柳氏在唐朝是名门望族，柳浑还是南朝萧梁仆射柳悺的六世孙。像他这样的名门弟子，很多都有着“平天下、济苍生”的远大志向。对柳浑而言，小小的衢州司马，根本实现不了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不想把大好年华消耗在按部就班的寻常升迁上。因此选择隐居，以退为进，待到时机成熟复出，一展抱负匡济天下苍生。

让人不解的是，当时很多人隐居都选择名山，那样

虽“隐”反“显”，容易造出声势，攒足声望。如果到九江隐居，第一选择应该是庐山。但柳浑选择的却是非常偏僻且没有什么名声的柳山。有人猜测，可能因为庐山太有名了，去的人太多，柳浑不想成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便独树一帜，打造一块属于自己的精神高地。柳山位于修河之畔，原来叫飞来峰。传说是当年许逊真君在修河追斩孽龙时，为了堵住孽龙，用剑挑起一坩土，被狂风吹落河边后化成了山。柳山海拔只有569米，但它一峰独峙，秀领群峦。南宋宰相、修水人章鉴在《柳贞公祠记》云：“公仕于衢，于此山非有里社之旧，又平日辙迹所不到，其委官而独眷眷焉，不复他适，山何以得此于公哉！山为豫章钜镇，卓然崛起万山间，其端重类君子，其秀雅类士大夫，其幽闲深类隐者，其峻峭绝类刚操特立之士……”柳山独有的气质契合了柳浑的心气，于是被他选为隐居之处。

柳浑于“安史之乱”前夕隐居，永泰初年(765年)之后才复出，在柳山待了十多年。和柳浑一同隐居的，还有他的哥哥柳识。其间，柳浑主要把精力用在读书上。对柳浑来说，读书不仅能陶冶情操，更能让学识和境界得到积累升华。虽然他隐居在偏僻的深山，但依然有很多名人显贵前来拜访。《武宁县志》有记载：“群公交书，诸侯走币”。当时，“裴(河东名士裴偁)、袁(礼部尚书袁高)、萧(宰相萧瑀之孙)、李(左庶子李勣)诸公，一时迭胜，偕至流连唱和，极尽崖壑烟霞之乐……”因柳浑经常在柳山一块大石头上读书吟诗，那块石头被称为“柳浑读书台”。他读书时构筑的精舍，被后人称为“柳浑精舍”，列为“豫宁八景”之一，成为武宁重要的人文风景。为纪念柳浑隐居，宋绍兴年间(1131年~1162年)，乡人陈功显在柳浑读书处创建柳山书院。设讲堂，辟斋舍，聘师儒讲学教授乡里子弟。自此，武宁文化兴教出现了一个小高潮。据